

6 元本 中华国学百部

你做盤纏你不用擔心只管放心去趕考吧罷了嗎可又有什么別的辦法呢他望着乖巧的樣子高興地說從今天起你我就是親家了再三地拜托蔡婆婆說小女生性笨拙端雲該罵時你就教導她幾句日後有機會小生一定

吳茹芝·編

中国十大悲剧故事



三秦出版社

吴茹芝·编

中国十大悲剧故事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十大悲剧故事 / 吴茹芝编.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8

(中华国学百部)

ISBN 978-7-80628-304-2

I . 中… II . 吴… III .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6257 号

书 名 中国十大悲剧故事

作 者 吴茹芝 编

责 编 鱼治文

封面设计 陈 非

内文制作 火云鹤

策 划 以 洋 忠 平

法律顾问 沙庆超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1020 1/16

印 张 9

字 数 14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8-304-2

定 价 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有缺页、倒页、脱页，可与工厂直接调换。

联系电话：029-84273852



前

言

前　　言

戏剧是我国传统的古典文化艺术，它萌芽于先秦时期，在汉唐时初具雏形，到宋金时则日臻成熟，而到元明时则进入鼎盛时期。繁荣的戏曲创作和演出是不同于诗词和小说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它比其他文学更贴近于大众生活，也更关注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因为戏剧要通过演出才能最终表现出来，而戏剧演出又多是在民间的活动，所以戏剧是广大劳动人民接触最多的、喜闻乐见的艺术文学。数百年来，有许多优秀的剧目在舞台上盛演不衰，并广为人们所传诵。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戏剧作品里，悲剧是最能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剧目。它多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严肃的社会问题为题材，向人们进述一个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段段破碎无奈的故事。

我国的古典悲剧涉及到爱情、社会、历史等诸方面，爱情悲剧大都演绎了一曲曲凄婉动人的爱情之歌，人们从中可感受到爱情的纯真与诚挚，可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为之生为之死的热烈与义无反顾；社会悲剧向人展示了古代社会中扭曲、不公的社会现象和深刻的矛盾，人们从中可看到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拼命的挣扎，可看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错揉杂与盘根错节；而历史悲剧则向人们再现了一段段有血有泪的历史故事，人们从中可深刻地了解到宫廷的内部倾轧与权力的你争我夺，可理解到历史的兴衰更替与王朝的分崩离析。

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以惊天泣地的场面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凄怆的悲剧故事中才更能体味到心灵契合与人生的真知。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增进对优秀的文学遗产和艺术遗产的了解，我们从元明清杂剧和传奇中选取十部具有代表性和较高艺术性的悲剧名篇，分别为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冯梦龙的《精忠旗》、孔尚任的《桃花扇》、方培的《雷峰塔》、高明的《琵琶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孟称舜的《娇红记》等以飨读者。

此次编选过程中，我们省去了十大悲剧的原文，直接将剧本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每篇后面还附有赏析，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鉴赏。除此之外在每篇故事中，还配有相应的图画，图文并茂，相信读者一定会爱不释手。

编 者

2008年8月

目 录

窦 娥冤	1
汉 宫 秋	12
赵 氏 孤 儿	24
精 忠 旗	37
桃 花 扇	57
雷 峰 塔	70
琵 琶 记	87
牡 丹 亭	98
长 生 殿	110
娇 红 记	123

目
录

◆ 001 ◆

窦 娼 兔

楚州地方有个穷秀才，叫窦天章，饱读诗书，但时运不济，一直没能考取功名，妻子又不幸病故，撇下一个三岁的女儿端云。窦天章含辛茹苦把小端云拉扯到七岁，借了不少债。放高利贷的是富孀蔡婆婆，有个儿子今年八岁了，窦天章借过她二十两银子，现在本息加起来已经到了四十两，蔡婆婆讨要过好几次，但窦天章实在是无力偿还。

窦天章的女儿端云今年七岁，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蔡婆婆几次来窦家要债，窦天章都还不上，她见小端云可爱，就动了心思，想让小端云给自己做童养媳，那四十两银子也就不要了，还愿意再给窦天章凑些盘缠让他赴京赶考。窦天章起初不肯送出女儿，可蔡婆婆多次讨债，还托人做媒，窦天章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于是他按照选好的日子，把小端云送到了蔡家。

窦天章生怕女儿受委屈，对蔡婆婆说：“今天把女儿送给您，不敢说做媳妇，只供婆婆早晚使唤，望婆婆多多照顾。”蔡婆婆望了望端云那可爱的样子，高兴地说：“从今天起，你我就是亲家了。这是借钱的凭据，还给你。这十两银子送给你做盘缠，你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去赶考吧。”窦天章心如刀割，他心想：这不是把女儿卖了吗？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望着乖巧的女儿，不住地流泪，只觉得对不住女儿，他再三地拜托蔡婆婆说“小女生性笨拙，端云该打时，你就看在小生面上骂几句算了；该骂时，你就教导她几句，日后有机会，小生一定报答您。”

端云是个懂事的孩子，看见父亲流泪，好像猜出了父亲要与她分别，窦天章抚摸着孩子说“端儿呀，从今以后你不比在我身边，爹什么都依顺着你，以后跟着婆婆不可顽皮，要学勤快，听婆婆话，不要惹婆婆生气。”端云抱着父亲的腿哭喊道：“爹，



你带我回家吧！你怎么能丢下女儿？”窦天章的心都碎了，他拨开女儿，向蔡婆婆施了一礼，就忍痛匆匆离开了。

窦天章走后，蔡婆婆倒也没有对端云不好，她还很喜欢这个孩子。窦天章一走就是十三年没有音信，后来蔡婆婆带着两个孩子搬回山阳老家居住，还给端云改了名，叫窦娥。窦娥到十七岁的时候，蔡婆婆让她和自己的儿子结了婚。小两口婚后你恩我爱，日子过得美满。可窦娥的丈夫自幼就体弱多病，结婚后两年就病死了，年轻的窦娥成了寡妇，她替丈夫戴孝，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三年。

窦娥与婆婆相依为命，靠婆婆放贷还能勉强度日。只是年轻的窦娥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她经常对着花月伤情，暗自流泪。窦娥三岁丧母，七岁离开父亲，十九岁死了丈夫，谁知道这个苦命的孩子还有多少灾难呀？但她很感激婆婆的养育之恩，她决心为丈夫守孝，为婆婆养老，就这样清贫地过下去。

山阳县有个赛卢医，他本姓卢，在楚州县南门外开药铺，自己也开方治病，但他医术很差，为人也不三不四，当地人称他：“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所以找他看病的人并不多，他也只能靠借债度日。不久前，他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现在本息已经共二十两了，还没还上。蔡婆婆向他要过好几次，他总是推托，而且还起了歹心。

这天，蔡婆婆亲自到赛卢医的药铺去讨债。蔡婆婆进门便问：“赛卢医在家吗？”赛卢医知道蔡婆婆是来讨债的，忙陪着笑脸倒茶让座，客客气气地接待，但心里早烦了，恶意从心头升起，便说：“银子早给您准备好了，只是一直没顾上给您送去，还在钱庄放着呢。要不，你跟我去取一趟？”蔡婆婆一听赛卢医终于肯还钱了，也就不在乎多走一趟路，于是答应跟他去取钱。

赛卢医带着她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突然说：“蔡婆婆，你看后面谁叫你呢？”蔡婆婆刚一回头，赛卢医从腰间取出一根绳子，一下子套在蔡婆婆脖子上，他用力勒，蔡婆婆拼命挣扎。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两个人，赛卢医见来了人，撒腿逃跑了。

这两个人是一对父子，老的叫张老，年轻的叫张驴，他俩见蔡婆婆还没死，便把她救醒了。蔡婆婆醒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告诉他们：“我姓蔡，就住在城里。家里只有一个守寡的媳妇。那个赛卢医欠了我二十两银子，我向他讨要多次，他也不还。谁想到他还想害死

我？今天多亏两位恩人相救。”那张驴父子也不是正经人，张驴把眼珠子一转对他爹说：“爹，你听见了吗？她家有钱，还有个守寡的儿媳妇，不如咱俩讨她俩做老婆，两家并成一家吧。”蔡婆婆一听，赶忙拒绝，说：“这可使不得，二位救命之恩，等老妇回家用银两相报，请放过老妇和那可怜的媳妇。”张驴马上露出了凶狠的本色，恶狠狠地说：“你要是不同意，那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们还把你勒死算了！”说着，便去捡绳子，蔡婆婆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最后说：“那你们先跟我回家再说吧。”

张驴父子跟着蔡婆婆到了家门口，先让蔡婆婆进去和媳妇商量，两人在门外等着。窦娥见婆婆回来，忙迎过来，把婆婆扶进里屋，给婆婆端饭，可蔡婆婆再也控制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窦娥忙问：“婆婆，你怎么了，为何这样伤心？是讨债与人家吵架了吗？”蔡婆婆只好把赛卢医如何害她，又被张驴父子相救，张驴父子又威胁她要娶她们娘俩的事说了一遍。

窦娥一听，非常气愤，说：“婆婆，这事千万不可答应他们，咱家有吃有喝，媳妇会好好侍奉你，再说你都六十多岁了，怎么能再招丈夫呢！”蔡婆婆抹了一把眼泪说：“媳妇说的是对，可他们救了我的命，说如果不答应，就还用绳子勒死我。还说他俩没老婆，咱俩没丈夫，正是天赐的好姻缘。莫说我，就连你也许给张驴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他俩现在就在门外等着呢！”窦娥说：“婆婆，要招你自己招，我是死也不会招女婿的。”

这时在外面的张驴父子等得不耐烦了，便闯了进来，那张驴见窦娥长得眉清目秀，乐得嘴都咧开了，他嘻皮笑脸地冲窦娥深施一礼，说：“拜见娘子！”窦娥一见张驴那副流氓样子，非常厌恶，转过身没有理他，回到自己屋里把门一关。张驴瞪圆了眼睛，骂道：“你这个小贱货，还敢跟老子耍硬！”

蔡婆婆生怕再惹事，就赶忙赔礼道：“公子不要生气，我这媳妇性子烈，你们可以先住下，日后我再慢慢说服媳妇。”这样，张驴父子就在蔡婆婆家住下了，但窦娥坚决不肯答应与张驴的婚事，而张驴见蔡婆婆与自己父亲已经成了好事，心里就更着急了。蔡婆婆由



于在城外受了惊吓，又遇上张驴父子两个无赖的纠缠，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

张驴每天看着窦娥却不能碰，心里直痒痒，蔡婆婆病了以后，他又想出坏点子：“如果把婆婆弄死，那窦娥还不就顺从了我？”他这样想着，就去买毒药。

但他想到城里人多眼杂，怕露出马脚，便向城南门外走去。南门外有家药铺，张驴进去便向掌柜的说：“我买副药。”这掌柜的不是别人，正是赛卢医，他见好不容易来了生意，忙问：“您要什么药？”张驴这时已经认出他就是那天用绳子害蔡婆婆的人，便低声说：“我买副毒药。”赛卢医说：“你好大胆，你要毒药干什么？”张驴威胁他道：“你到底卖不卖？”“不卖。”“那你小子睁眼看看我是谁？你要不卖给我，我就把你前几天在野外勒死蔡婆婆的事说出来，让你吃官司！”张驴抓住赛卢医的衣服喊道。赛卢医没办法，只好求饶：“好了，哥哥别喊，我卖给你就是了。”于是包了一包毒药给张驴。张驴走后，赛卢医想，张驴害死人后，要有人追查起来，必定牵连到我，还不如趁早离开这里！于是他连忙收拾行李，逃到涿州去卖老鼠药了。

张驴回来后，窦娥正给婆婆端了一碗羊肚汤，张驴故意拦住窦娥，尝了一口，说：“味道不错，不过少了些盐和醋，你去拿些来。”窦娥去拿盐和醋的时候，张驴偷偷把买来的毒药放进了碗里，又搅了搅，窦娥把汤端到婆婆跟前的时候，张老也过来献殷勤，说他要亲自给婆婆喝。不料婆婆刚要喝却想呕吐，实在喝不下，就对张老说：“我喝不下，你喝了吧。”张老看着香喷喷的羊肚汤没有人喝，就自己仰头喝了下去。可刚一喝下，他就觉得肚子疼，然后一头栽倒在地，七窍出血而死。

蔡婆婆见张老喝了汤就死了，吓得哭了起来。窦娥说：“哭什么？这是他做多了坏事，命里注定遭的报应。”张驴进来见死的是自己的父亲，指着窦娥便骂：“好啊，你竟敢毒死我父亲，我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窦娥理直气壮地说：“药是你自己放的，是你毒死了你亲爹，你还吓唬谁？”张驴面目狰狞，大喊：“说我药死我亲爹，谁信？我一定拉你去见官，窦娥好狠心肠，毒死我父亲了！”张驴又对窦娥说：“如果你不肯去见官，也可以私了。”窦娥问：“私了？那是什么意思？”张驴嘿嘿一笑说：“那就是你做我媳妇，我也就不追究了。”窦娥早

知道张驴在打这个算盘，婆婆在一旁吓坏了，说：“儿啊，你就顺从了他吧。”可窦娥才不会屈服，便说：“我又没毒死你父亲，我怕见什么官？我情愿跟你去见官！”这样，张驴就拉着窦娥和蔡婆婆向衙门走去。

楚州太守桃杌是个昏官，他断案定要从中收贿赂，谁给的钱多，谁就能赢。而且想让谁招，就用严刑逼供，用他的话说：“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他见有人来告状，立即升堂。问：“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张驴忙抢着说：“大人，我是原告，我告这个小媳妇窦娥，她在羊肚汤里放毒害死了我父亲。”桃杌一拍惊堂木，问窦娥：“窦娥，是你干的吗？”窦娥理直气壮地说道：“大人明查。我叫窦娥，这是我婆婆。我婆婆向赛卢医讨债，赛卢医为了赖账，把我婆婆骗到城外想害死她，碰巧被张驴父子看见，吓跑了赛卢医。张驴父子救了婆婆后，便以此事相威胁，他们爷俩要娶我们婆媳俩，我没有答应。婆婆病了，不知道张驴从哪里弄来的毒药，把毒药放进我做好的羊肚汤里，想害死婆婆，可婆婆没喝，却被他父亲喝了，顷刻毙了命。这里不关我的事，望大人明查。”张驴见她说得清楚明白，怕桃杌真听信了窦娥，赶忙说：“大人，你可别听她胡说，她是个小泼妇，不打不会招的。”说着偷偷向桃杌伸三个手指头，示意要给三十两银子。桃杌一见，心里乐了，吩咐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给我拿大棍子打。”几个五大三粗的差人，拿起大棍子便打窦娥。窦娥身子单薄，哪经得住这个？她被打得昏死三次，每次都用水喷醒，但她死也不肯招认。窦娥一眼望见可怜的婆婆，心想，我这样被他们打死了，婆婆一个人会难过，我先留下这条命，还能给婆婆点念想，于是说：“我招了，是我药死张老的。”

桃杌见窦娥招供了，便让她画押。婆婆上前扶住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窦娥哭着说：“孩子呀，都是我害的你呀，是我送了你的性命。”窦娥当时就被押入大牢，可第二天就有差人来叫窦娥，说到了她斩首的日子了。窦娥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把她处死，其实这是张驴又在背后给桃杌贿赂了。

窦娥披头散发，带着枷锁，由两个官差押往刑场。平白无故却遭杀头，窦娥此刻满腹的冤屈，却不知道向谁申诉？她忍不住诅咒上天：“天啊，你有太阳和月亮，日夜照着大地；你有鬼神掌握着人的

生死，可你怎么也欺软怕硬、颠倒黑白？你为什么让善良的人贫穷命短，却让作恶的人享受富贵？地啊，你不分好歹凭什么为地？天啊，你错判贤愚白做了老天！”

窦娥越来越激动，不住地骂着，惊天动地，在路旁围观的百姓，无不为她落泪。两官差对她喝道：“快走，不要耽误了时辰！”窦娥向官差提出请求说，要从后街上走，官差问她：“你为什么偏偏要走后街呢？你要有什么亲眷，可以叫他们来这里见你一面。”窦娥说：“我没什么亲眷，只有一个婆婆，我从前街走，怕被我那可怜的婆婆看见。”官差说：“你连性命都顾不得了，还顾什么婆婆？”窦娥说：“婆婆身体不好，若见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去法场，一定非常难过，会气坏身子的。”官差见她自己命都保不住了还有如此孝心，不觉也同情她，就带着她从后街绕着走。

可正走着，只见蔡婆婆哭喊着跑了过来，扑倒在窦娥面前：“儿呀，我的好媳妇，可心疼死我了！”窦娥说：“婆婆不要太难过，那张驴本是想在羊肚汤里放毒毒死你，再霸占我，他没能得逞，想不到自作自受，害死了自己的亲爹。我怕婆婆受牵连，所以就招供了。今天我要赴法场了，婆婆，看在你死去的儿子面上，逢年过节，有吃剩的粥，倒半碗给我，有烧剩的纸钱，给我烧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蔡婆婆听得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哭着向窦娥不住地点头：“孩儿放心吧，我记住了。”

到了法场，快要行刑的时候，刽子手把窦娥的枷锁打开，让她跪下受刑。窦娥说：“大人，我有一事相求，若依了我，我死而无怨。”监斩官问她：“你有什么事？”窦娥平静地说道：“要一领干净的席子，我站在上面受刑；再要一丈二的白绢，挂在旗杆上。如果我窦娥确

实有冤枉，那刀起头落，我的一腔热血会全部飞到白绢上，半点也不会落在地上！”监斩官说：“这个不难，就依了你吧。”窦娥又说：“如今是三伏天气，如果我窦娥真的冤枉，死后会天降三尺瑞雪，为我掩盖尸首！”监斩官听了觉得很可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再有冤屈，老天也不会在三伏天下雪的！”窦娥又说：“大人，如果我窦娥确实冤枉，我死后，这楚州将大



旱三年。”监斩官一听，斥道：“打嘴，越说越不像话了。”监斩官嫌她啰唆，便催促刽子手准备行刑。

刽子手举刀砍下窦娥的头，只见那一腔热血全部都飞到了白绢上，把在场的人都吓呆了。不一会儿，鹅毛大雪，铺天盖地，下了足有三尺厚，把窦娥的尸首遮盖得严严实实。监斩官一见吓得脸都白了，说：“想必这桩案子真有冤情，这前两桩誓愿都已经应验了，不知这三年大旱会不会也真的应验。”说着，一伙人都仓皇跑开了，生怕窦娥的冤魂再找到他们。

窦娥死后，楚州果然大旱三年，地都干得裂了缝，寸草不生。

再说窦天章自把小端云交给蔡婆婆，进京赶考，一举及第，皇上封他为参知政事。他做官以后，曾多次寻访女儿端云的下落，可因为蔡婆婆已经搬家，又给端云改了名字，就一直没有打听到女儿的下落。他为官清廉，很受朝廷赏识，多次派他到地方督查官吏办案。这次楚州大旱已惊动了朝廷，正好派窦天章下去了解民情并检查楚州案历卷宗。

窦天章到了楚州，见到民不潦生的惨景，他当晚就在灯下查阅案卷。只见头一个卷宗写道：“犯人窦娥，用毒药药死公公……”窦天章想，这犯人竟是与自己同姓，药死公公，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理应处死。于是把这卷宗放到底下，看下一卷。看着看着他就困了，不觉伏在案上睡着。迷迷糊糊中，窦天章好像在梦中看到了女儿端云，可他刚要和女儿说话，女儿又不见了。他揉了揉眼，起来接着看，可上面写的还是：“犯人窦娥，用毒药药死公公……”他很奇怪，明明是把这卷放到了最底下，怎么又到上面来了？他很生气，但不知是否自己搞错了，于是又把这卷宗放到最底下，接着看下面的。可刚要看，来了一阵风，灯焰摇摇晃晃，差点熄灭，他挑了挑灯芯，又低下头看，只见上面又是“犯人窦娥，用毒药药死公公……”窦天章想，天下竟有如此奇怪的事？我明明记得把这卷宗压到了最底下，可两次都自己跑到上面来，想必是这桩案子有冤情。他正思量着，只见屋里出现了一个女子，跪地说：“爹爹，请受女儿窦娥一拜。”窦天章说：“我的女儿名叫端云，不是你。”那女子说：“爹爹把女儿给了蔡婆婆，婆婆给女儿改名窦娥了。”窦天章突然想到那个奇怪的卷宗上写的是窦娥，便说：“你真的是端云吗？那这案子上的窦娥，是不是你？”“正是女儿。”窦天章一听，气得火冒三丈，说：“你这个不

争气的孩子！我为了寻你，十几年来，我想得心都碎了，头也白了，你竟犯下这种十恶不赦的大罪，你把我家祖宗的清白都给辱没了，还有脸来见我？”

窦娥便把与父亲分别后，十七岁成亲，十九岁丧夫，蔡婆婆讨债遇害，又逢张驴父子逼婚，张驴毒死亲爹，又嫁祸窦娥，楚州县令错判，窦娥蒙冤而死的经过详细地向父亲说了一遍。窦天章听得心惊胆战，气愤难当，又为女儿的冤屈感到万分悲痛，他不禁失声痛哭。门外的官吏，听到声音，忙进来推醒他，原来他做了一场梦。但他觉得这个案子蹊跷，里面肯定有隐情，于是连夜细细审阅了女儿的案卷。

第二天一早，窦天章便升堂审这个案子，命人把张驴、赛卢医、蔡婆婆都找来。他问张驴：“张驴，三年前药死你爹的是谁？”

“是窦娥。”

“窦娥一个女子，她平日出不得门，怎么配得毒药？我问你，这药是谁配的？”

“是窦娥自己配的。”

“放肆！这种毒药只有药铺才有，窦娥一个不出门的女子怎么去药铺？莫不是你自己去买的？”

“大人，我怎能去弄药害死自己的亲爹呢？”

这时，窦天章问赛卢医：“赛卢医，你说，这毒药是不是你配的，从实招来，免你一死！”

赛卢医一见，知道躲不过了，便招认说，毒药是自己卖给张驴的。

窦天章问：“你明知毒药是用来害人的，为医当救百姓，为何卖给他这种药，让他做坏事？”

赛卢医道：“小人借过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还不上。小人生过歹意，想用绳子勒死蔡婆婆，可没勒死她，被张驴父子救了。后来张驴来我这里买毒药，说如果我不卖给他，就拉我去见官，小人害怕，就卖给他了。”

窦天章一拍惊堂木：“张驴，现在你还想抵赖吗？”

张驴吓得瘫在地上，他只好低头认罪，招了自己做恶的经过。

窦天章立即判决：张驴谋杀亲爹，逼占寡妇，砍头处死。赛卢医赖账，还想杀人，又卖毒药以致杀人案发生，发配充军。前任太守桃杌徇私枉法，办案不清，杖责一百，永不任用。蔡婆婆年迈体弱，对

窦娥有养育之恩，由窦天章收养。窦娥冤情昭雪，除去所有罪名，还以清白。

案子审完后，窦天章似乎听到女儿的声音：“爹爹，自古有言，‘八字衙门朝南开，其中无人不冤哉！’像我这样屈死的弱女子，太多了！父亲做官一定要清正廉明，为民除害，儿也就死也瞑目了。”窦天章望着天空，深深地点头，两行老泪，无比辛酸！

后来窦天章为百姓平反了许多冤案，成了一位朝廷赞赏、百姓爱戴的清官。

【赏析】

关汉卿，生卒年不详，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元代前期的戏曲作家。关汉卿“高才风流”，《析津志》上记载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他与杨显之、梁进之是莫逆之交，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合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个全面的戏曲作家，一生创作极为丰富，不管是喜剧、悲剧，还是正剧，都有很大的成就，所作剧本达六十多种，现存十八种，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等剧本流传十分广泛。他的作品反映生活广阔而深刻，取材于现实，或借助于历史故事，暴露了元代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揭示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成功地塑造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在剧坛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在中国戏曲历史上和中国文化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关汉卿

《窦娥冤》是一部千古悲剧，写年轻的童养媳窦娥被恶人张驴诬告，害死人命，受冤狱身死的故事。楚州秀才窦天章，连年应考不第，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无奈将女儿端云抵押给债主蔡婆婆做童养媳，之后他自己又进京赶考。而小端云进入蔡家，改名窦娥，十七岁时与蔡婆婆的儿子成了亲，不到两年丈夫病死，窦娥与婆婆相依为命。蔡婆婆早几年就带着儿子、媳妇搬离楚州，回到老家山阳县，靠着丈夫生前留下的家产，仍做高利贷生意。当地有一个江湖野医赛卢医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后来翻成二十两，他还起遂生恶念，



便将蔡婆婆骗到偏僻处，想用绳子把蔡婆婆勒死。正在行凶时，一对父子在此路过，将蔡婆婆救下，赛卢医吓得跑掉了。蔡婆婆感谢恩人，糊里糊涂地把家里的情况都说出来，那对父子一个是老不正经，一个は泼皮无赖，听说蔡婆婆家没有男人，只有一个年轻守寡的儿媳妇，便起了歹念。儿子张驴与他爹商量各自娶蔡婆婆媳俩为妻。蔡婆婆不答应，他们俩便要杀死蔡婆婆，以死威胁。蔡婆婆无奈，领这对恶父子回了家，窦娥听婆婆要把自己嫁给张驴，她坚决不肯。张驴几次调戏窦娥不能得手，打算害死蔡婆婆，逼迫窦娥顺从。恰逢蔡婆婆病倒，张驴从赛卢医那儿强买来毒药，放进窦娥给婆婆煮的羊肚汤里。但没想到蔡婆婆没喝，倒让张驴的父亲喝了，结果张驴作恶毒死了自己的亲爹，他反咬一口，把脏水泼到窦娥身上，硬说是窦娥下的毒，以此逼窦娥就范。窦娥仍是坚决不从，双方对簿公堂，太守收了张驴的贿赂，将窦娥屈打成招，并判处死刑。窦娥怀着天大的冤屈上了刑场，她死前发下三个誓愿，死后一一应验，血上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旱，这出奇誓愿的应验证明了窦娥的清白。后来窦天章回到楚州查案，他上京应考后一举及第，寻访女儿端云多年没有下落，在此处查阅卷宗时，发现窦娥的冤屈，方知窦娥就是自己的女儿，窦天章审清案情，让真凶张驴伏法，窦娥冤情得以昭雪。

窦娥是封建社会被压迫妇女的典型，她几乎承载了一个女性所能承受的所有苦难。窦娥三岁丧母，七岁失父，成亲两年后又丧夫。她身上背负着太多的不幸：为了父亲上京赶考，她入蔡家做童养媳；为了给丈夫守节，她坚定终生不再嫁；为了报答婆婆的养育之恩，她搭上自己的性命。窦娥把自己的善良奉献给人世，而丑陋的现实却糟蹋了她的善良。她在政治上被压迫，在思想上被奴役，在人格上被侮辱，这重重的压迫也让她逐渐认清社会现实，从自我哀怨到向恶势力展开正面冲突，从幻想官吏公正清明到明白官府欺诈黑暗，从相信天地到对天地产生怀疑、最终对天地提出尖锐的指责。一个信守礼教、信奉天地的女子最后竟叫骂指责天枉为天、地枉为地，若不是有深重的苦难冤屈，怎会有如此声声控诉？窦娥从自身的悲剧上是

有所清醒、有所认识的，她也是要奋起反抗的，但在那样黑暗社会的罗网下，她的反抗又是那样的无力，一个昏官收下几两银子就可以买下她的人命，她除了叫骂天地，又能到哪里去申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天地只能在她死后应验她的誓愿，却不能在她生前挽救她的性命。在黑暗的世道下，天地都不再清明，她有什么理由再信奉老天？

窦娥是苦难深重的平民妇女，她是刚烈的、坚贞的，然而毒害她的除了恶徒、昏官，还有所受的封建思想。她信命运，重节孝，即使没有张驴的逼婚、陷害，她也是度过悲苦的寡居一生。她守节未必出于爱情，而是“一女不嫁二夫”的烈妇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她情愿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埋葬，也情愿以死来成全自己的节操。正是她这种坚守贞洁的思想刚烈坚定，最终让她身受残害、杀戮。这是窦娥自身的悲剧，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腐朽思想演化变衍后给妇女套上的枷锁。

《窦娥冤》通过窦娥的悲剧，对元代社会的政治、伦理、社会风尚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影射了社会各个丑陋的角落，善良软弱的蔡婆婆却心安理得地以放高利贷为生，安分守己的窦娥无辜遭杀戮，满腹诗书的秀才窦天章靠卖女儿得进京盘缠，胆小怕事的赛卢医为了二十两银子就起歹意杀人，这些都反映了残酷的社会使人们的心理和本性都变得扭曲，现实极度不合理暗示着元王朝的没落。一部《窦娥冤》凝聚了作者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下层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情，表现了他对残酷吏制下糊涂官吏偏听诬告、严刑逼供，以致冤狱遍地、民不聊生等罪恶行径的强烈愤慨和批判，从而深刻揭示了窦娥屈死悲剧的社会必然性和普遍性，使这出悲剧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和重要思想价值。

《窦娥冤》剧中带有神话色彩，窦娥的誓愿实现，以及窦天章能为女儿昭雪，都冥冥中有一种潜在神力的帮助，这是作者的无奈，也更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失望。冤情得以昭雪，使人们的心理得到补偿，然而只有借助神灵才能将乾坤扭转，这也是更深层的悲剧所在。